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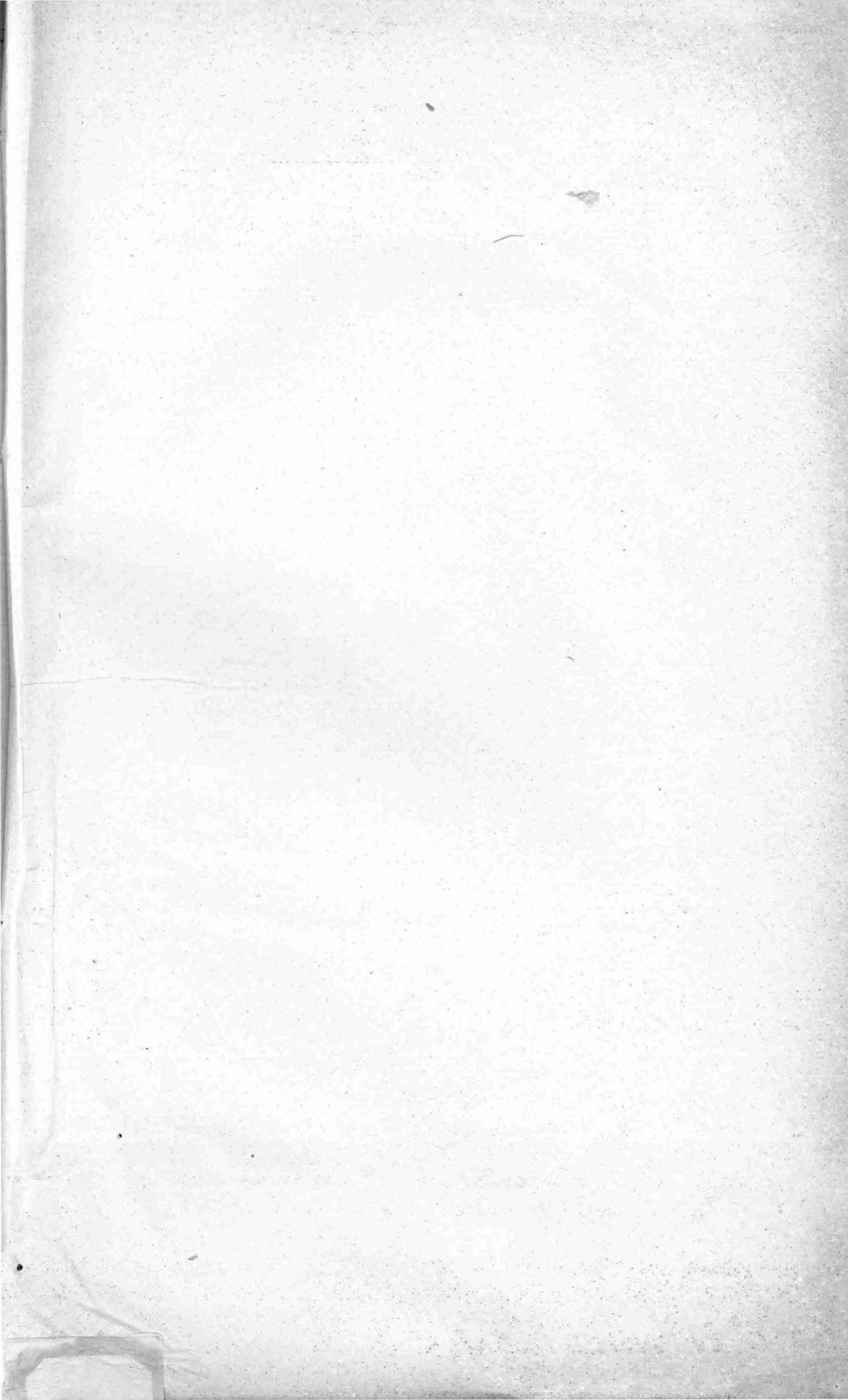
色

綠

棠

詩

女



自叙

包樹棠

邑氏先出自炎帝。春秋之世，有申包胥者，為楚大夫。先師秦廷，以
復國祚。子孫以字為氏。東漢有大鴻臚咸，帥事博士右師細君。治魯
詩論語。隋曰愷。唐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撰漢書音義。唐曰鮑曰信。
宋曰植曰恢。恢九傳曰始仁。字純白。以南城貢士。教授汀州。擢上杭令。
遂家焉。先世多本農耕。及予小子。幼稟庭誨。壯遊四方。治詩古文辭。
好桐城姚氏。湘鄉曾氏之言。謂姚氏之義法。曾氏之恢闊。繇是以上。
游韓歐。窺馬班。左孟莊。驗大蘓。可謂極文章之變。姚氏古文辭類纂。
其詞最為雅馴。曾氏遷經史諸子。不盡並循姚氏之論。叙記與說。則溢於
十三類之外。夫文章致用。姚氏序目。言之略備。若推聖人博文之旨。自
經子史皆學者所宜擗求。不可草擣而節據。涑水都陽。其書滿家。粗
治亂。識典章。非篇什雜集。所能窺其涯涘。姚氏略諸。不為隘也。嘗以

會稽華榮誠古文十弊，標題失當，文之當者，安得有斯弊哉。論輒近學術，以為南海康氏之文審，其失也謬。君子立言，以不失中庸之道者為正。詩則自漢寧王氏之文審，其失也謬。君子立言，以不失中庸之道者為正。詩則自漢魏五言，唐之李杜，宋之蘇黃，諸家擧無專嗜，蓋達情喻志，溫柔敦厚，旨歸無邪。詩人之教莫尚於斯矣。嘗造陳文石遺於吳縣，論古今詩流變，不殊殊於一家言。心亦善焉從戚遠周先生學叔為詩聲，守之齋婉約之旨，迄溫於考據。以清儒多專治故訓，發前人未發之義，而直入許鄭之室。於是顧江戴二王之學成四家詩傳，授衷證闡，雖故言駁議，詩終始論駁議，讀詩劄記，讀春秋左氏傳劄記，隨無涯齋讀書記，釋主讀莊子天下篇，安漢唐墓考，文字學訓詁學各若干卷，有宋道學權輿濂溪兩伊洛二程，關中張載繼之，朱子出集其大成，閩學之盛，邁前古。大漢當灰燼之餘，是諸儒之考據不能缺，宋值。

道昇之後，即五子之講學為有功也。核門戶之見，究心性之書，咸雷翠
庭先生年譜一卷，以謂吾身為父母所生，天地覆載，師友督責，不可泯。
泯沒世，始讀書東溪草堂。後居海乍^五，老天馬湖者最久。一遊京滬，
覽長江天塹，謁六陵，弔雨花臺，泛冉莫愁玄武，過冤邱寒山，滄浪諸勝，蘆
溝倣攘，嘗序流移，圖籍蕩佚，藜藿不飽，俟安漢^{曹作無}求齋記以見
志曰：包子以庚午之夏，居大海之濱，列樓數十，櫺軒戶牖，雜樹生之碧水
環之，羣山宮之風，籀其中，枕心往古，凡道德事功學問文章之士，或師焉，
或友焉，有所疑難，往復復吾心，探思覃研，為之記要，竊取莊周養生之
旨，命其居曰隨無涯齋，忽忽五彌寒暑，乙亥秋，包子去而之會城，居
西湖之上，當其南埠，李忠定林文忠祠堂在焉，臘晨月夜，梅柳曳鳥，
亭臺刻露，明瑟在眸，色平則又名其居曰近雙忠齋，忘鄉者往也。丁丑夏，
復來居海濱，而窶柄大作，中夏板蕩，越歲于庚，躡地安漢，借一廬而居。

馬則又顏之曰無求齋客有問於包子者曰有說乎曰是邪為先儒過化之地吾齋適近夫子之牆時難年荒顛沛播遷食與求飽居無求安昔者仲尼菜色陳蔡之間顏回簞瓢窶空季次原憲陋室蓬門韓子淮學妻啼飢子煖寒黎身俟命樂道安貧宇宙之大寥然廊然彼風疾馬良去道日遠者吾胥興求焉且吾所以名齋者三居一日而齋存去則一囊櫟被耳夫桃齡巢林一枝而安鼠鼠飲河滿腹而止吾何為而役役然取譏微物耶則無求齋者亦何嘗齋之有客唯而退在南平復作移廸樓記曰閩西北嶺重疊多杉其質直而不邪又不腐朽蠹蝕梓人之成室者自梁楹桷桷向戶胥取任焉植於山級壁蔽野樹海浮青閑無雜柯摩厲風霜十數稔而材成斧斤之繫以為筏浮江泛海北至於滄浪津沽南至於百粵歲致鉅利則固其功用之廣也壬午秋包子居南平去郭五六里水之南山之北有樓

翼然。其所以成之者，九梁櫓樓，桷向戶，銀牕杉也。周遭隙地，復有樹十數林，亭亭直立，炎暑不受。祁寒不動。室之中，牆高丈人，清華暢爽，夷曠大鈞。當海寧雲壤，不遑啓居。藉荔庭席，以視顧四原毫。陋巷蓬戶，為已厚矣。色平乃脩，名貴實勝之曰杉。映樓，天地之大物，皆有與。然後相須而有成也。雨露之喚，草木之壞，之與太山。眾流之與滄海，孟子所謂舜有天下，天與人與。斯樓也，規矩繩墨之材，叢薄幽邃之境，臺惟孤杉之與也。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檉。則擁腫卷曲，大臣不度者，其與吾接之所有，詎可同年而語耶。自海氣電掃，強菴伏韋，蓬累南行，易地講貫。卓雲之下，崇樓聳立，扁曰百尺。今歲丙戌秋，來習江，又吾向所遊也。作鄰花菴，布護綠陰，北望齊雲，空山無恙。遂闢其居，曰三十六峯樓。夫微言日遠，大道橫決，翼天翼矣。索居處有所墮冥心，紹述卷帙漸積，最錄目次，號為大凡云爾。

釋文一卷 讀詩劄記一卷 讀春秋左氏傳劄記一卷

四家詩傳搜表證一卷 汀州志二十卷

雷翠庭

先生年譜一卷 安溪唐墓考一卷 讀莊子天下篇一

卷 隨舞涯齋讀書記二卷 釜山詩文集十二卷

笠山綺聲一卷 笠山詩話一卷 論詁學一卷

文字

學形篇一卷 兩漢三國兩晉文學史一卷

李幼巖先生詩序

晚清以降。海內之言詩者。吾閩為盛。螺江退傅。為其祭酒。海藏石流。當世翕然宗之。海藏偉懷經世。辱身僑廷。幽峭清蒼。意存言表。石遺晚居吳門。歸領通志局。立說詩社。徒屬風靡。從雖其出處之間。各有不同。而聲氣相孚。其言私淑江西。廣殖以學。亭毒萬彙。詞必雅馴。則無不殊塗而同歸也。惟時外邑之詩。未改故步。而求詳之能雅馴者。百本得一二。晉江李幼巖先生。固吾所謂能雅馴其辭者也。先生之詩。不囿宗派。力去俗常。精思悍筆。雄桀氣多。於數公之說。不欲苟合。要亦未嘗不跡其所繇。夫詩之為道。三百篇尚已。雖逐臣走卒。曠夫怨女。不必皆有所自。然特造物者窮極奇巧。假之而鳴。來者有作。具其質矣。謹學沈思。而猶或至焉。或不至焉。故杜子美之讀萬卷書也。熟文選理也。而後牢籠兩間。揮斥八

極成一代之詩史。其後義山學杜，隸事隱微，翰逸多風。山谷學杜，兼綜經史，穿穴異聞，則不徒極聲醜象。殊嫌一家之言，若必刻畫以求，是所謂鶻鵬已翱乎寥廓，而羣者猶視於穀澤。庸有當乎。予識先生，以丙子春。時方抱佚守殘，辦理昭昧，國學講習所，所固梅石書院舊址。先生招予共事，而南安黃禮貞茂才王成德化郭摶，南上舍，鵬飛皆在焉。暇輒論古今詩流變，言辨而理安。嘗作虎耕諸篇，二君以為詩論，予謂此正先生性靈之所獨運，不為猶人語也。後與先生別且十年。今歲乙酉秋，復來海疆學校共事。鵬漢之北，草雲之南，齋舍相望，杖履過從，健譚如昔。彙所為詩屬序、展卷、風範，視夙加富，體亦屢變，不失其性。惜茂才上舍繼沒，不得與共論定，因述鄉邦聲詩之盛，并於簡端，勵來者焉。

王母黃孺人墓表

永春王錦機夢惺事其親孝。始夢惺以仙遊。黃羲文倩摹
續其節。母黃孺入寒燈督課圖。乞弔言。即已聞其性行矣。後
五年。予乃識夢惺於南安九都講次。翌年春。予造其窩齋。瞻
牕潔几。古籍紛披。出圖閱之。老屋三間。萬籟寂寥。賢母子相
依於燈光桂影之下。令人肅然以敬也。未數月。閩南疫颶
發。孺入竟以是染恙沒矣。夢惺哀思無已。乃最孺入半生。乞
鄭翹松蒼亭塋。庶銘其幽。復屬予文以揭於阡。按狀孺入系
出邑西半嶺村。考諱已。民夫諱廷芳。前清國學生。生夢惺逾
月。渡南洋。凡四年。以疾歸。又十月而卒。年三十有五。孺入少
三歲。夢惺僅五歲耳。孺入秉節自守。是時上有老姑病風癆。
下則煖煖幼弱者。製箱。給得值以為事畜資。昧爽而興。宵分

往往不得息。夢惺九歲始就外傳。晚歸必令執卷風箇。其傍
孺人持戶庭。雖儉約。而識火體。女紅所得。月數金。多或十餘
金。櫂出入。飾終之典。餽送之禮。豪髮無憾。夢惺之就讀。同安
集美師範學校也。孺人益務為刻苦。恒曰。一爨劃粥而食。薄
糧畢所業。掌教於鄉邦。有薄養矣。孺人劬勞若素。口體之奉
不加焉。半嶺村外氏亡嗣。修治兆宅。冒祁寒。徒步往來山蹊
間。卒居卑退自執。遇人故有仁惠。以寢乏告者。輒隨力周給
之。內外翕服。其卒也。哭之皆哀。時民國三十五年夏正五月
二日也。年六十有八。子一錦機。國立海疆學校秘書。孫三爾
向吾讀張惠言皋文先輩事蹟。蓋與夢惺所述有相類者。夫人之不幸而
康爾祺爾禎。尚幼。予觀龍山歸有光武進張惠言。皆幼失所
怙。鞠於母氏。卓然有立。捲樞拓戶。貞操凌霜。天何負於志氣
之人哉。不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乃覩於世。澆道薄之日。詩
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齊。若夫人者。可以風矣。

重修福建通志芻議

新修福建通志。陳石遺先生衍首其事。及沒。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廳鄭前廳長心。南貞文聘入續成之。此書隨纂隨刻。鈔板具存。純繆罅漏。不一而足。蓋其初則以一人之力。未事周咨。繼則抗戰軍興。倉皇戎馬。草草告竣。固無足怪。今省政府又就中央撥文化款項之一部。充修志經費。已成立委員會。則正其純繆。補其罅漏。固不容因仍苟且矣。按省志通行之本。尚有道光間陳壽祺所修者。縣志最具有方志目錄四冊。新志即以為藍本。爰就二志之失略舉數例以為芻蕘之擇。舊曰志有而新志遺之者。如童曰鼎傳是也。舊志誤而新志因之未訂正者。如謝憲時八陣圖說。四大洲圖說。天文圖說。李世熊寧化縣志藝文著錄。及黃欽傑傳中云云。皆謝孺子傳中語。本不誤。而妄為譏評是也。其新志誤者。如以壽泉白衣炮

琴不拜。為張鵬翼事。則又因李元度先生事略而致誤。是也。
有名字誤而又重出者。如伊名元傳是也。新志所續各傳。大
抵以福州附近數縣較詳。外邑則憑纂修人所知聞者。補綴
而已。藝文志亦然。本省府州縣志。乾隆以後。修者寥寥無幾。
若徒以為據。不加甄別。如晉江俞大猷之墓在縣南蝦落沙。
乃縣志及泉州府志皆云在郡北河市。沿謬踵繆。又不免矣。
是則編纂採訪。宜慎。宜周。人事為先。速則不遠。謹議。

擲向驚濤似葉舟客邊無夢到沙鷗棟花開過寒猶勁風雨
平添一夕愁

馬斜

不畏秋風冷侵晨過馬斜西至東倒屋纔見兩三家

舟下閩江

大陸烽烟眼底刪猶天身掉一舟還茲行不負程千里得看

閩江兩岸山

游福清葉氏園今易主矣

引流叠石作園居學士歸來此讀書攬勝今朝休問主無言

老樹最蕭疏

自涵江至莆城

一舟搖入綠陰中半日程途似畫工
欲檢宋香忠惠譜我來惜遇荔支紅

莆陽晤同鄉諸友

十五年來別相逢亦反無新詩吟荔枝故里問梅妃風味魚殊美
秋光鱗最肥成群兒女長蘿蔓去如飛

東山

何心城市得陵嶒石罅青松冒古藤海日暖隨樵徑入一庵兵
後幾殘僧

冬晚遣懷

遠嶺濃雲逼不流，微微寒風逼。
南陬經霜柏葉紅初染，過雨麥苗
綠漸抽。極目中原猶竊擾，披肝何日乃兵休。
倘能將母還鄉早，願與梅花守白頭。

贈蘇箋

芳躅空山想見之，八閨曾攬武彝奇。
大王華寄堅貞意，隔水雲鬟誦好詩。

知者來小集

羣彥南州誦舍開，鐘磬共話劫餘灰。
乘桴浮海笑何適，接席飛觥知者來。
雨色千畦滋秀麥，寒香數處坼紅梅。
鵬漢橋畔斯須別，明歲春風盼早回。